

绣像珍藏本

红楼梦

下

〔清〕曹雪芹 高鹗◎著

名家名社
权威版本

典藏馆 001
古典系列

百部最伟大文学作品
文化根脉 成长必读

千古奇书 木石前盟 金玉良缘
举世公认的中国古典小说高峰



CS 岳麓書社

绣像珍藏本

红楼梦

下

〔清〕曹雪芹 高鹗 著

岳仁 标点

CBS
PUBLISHED & SOLD BY
中国出版集团



岳麓书社·长沙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:绣像珍藏本:全2册/[清]曹雪芹,[清]高鹗著. —长沙:
岳麓书社, 2015.8

ISBN 978-7-5538-0395-1

I. ①红… II. ①曹… ②高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清代
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146744 号

HONG LOU MENG

红楼梦:绣像珍藏本:全2册

作 者:[清]曹雪芹 高 鹗

责任编辑:陆荣斌

特约编辑:丛龙艳

责任校对:舒 舍

封面设计:张丽娜

版式设计:姜利锐

内文排版:百朗文化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

直销电话:0731-88804152 88885616

邮编:410006

岳麓书社网址: www.yueluhistory.com

岳麓书社天猫网: <http://lzfts.tmall.com>

2015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880×1270 1/32

印张:38

字数:1021千字

印数:1—10 000

ISBN 978-7-5538-0395-1 / I · 1198

定价:58.00元(全2册)

承印: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-88884129

第六十回

茉莉粉替去蔷薇硝

玫瑰露引来茯苓霜



话说袭人因问平儿，何事这等忙乱。平儿笑道：“都是世人想不到的，说来也好笑，等几日告诉你，如今没头绪呢，且也不得闲儿。”一语未了，只见李纨的丫鬟来了，说：“平姐姐可在这里，奶奶等你，你怎么不去了？”平儿忙转身出来，口内笑说：“来了，来了。”袭人等笑道：“他奶奶病了，他又成了香饽饽了，都抢不到手。”平儿去了不提。

这里宝玉便叫春燕：“你跟你妈去，到宝姑娘房里给莺儿几句好话听听，也不可白得罪了他。”春燕答应了，和他妈出去。宝玉又隔窗说道：“不可当着宝姑娘说，仔细反叫莺儿受教导。”

娘儿两个应了出来，一壁走着，一面说闲话儿。春燕因向他娘道：“我素日劝你老人家再不信，何苦闹出闷趣来才罢。”他娘笑道：“小蹄子，你走罢，俗语道：‘不经一事，不长一智。’我如今知道了。你又该来支问着我了。”春燕笑道：“妈，你若安分守己，在这屋里长久了，自有许多的好处。我且告诉你句话：宝玉常说，将来这屋里的人，无论家里外头的，一应我们这些人，他都要回太太全放出去，与本人父母自便呢。你只说这一件可好不好？”他娘听说，喜的忙问：“这话果真？”春燕道：“谁可扯这谎做什么？”婆子听了，便念佛不绝。

当下来至蘅芜苑中，正值宝钗、黛玉、薛姨妈等吃饭。莺儿自去泡茶，春燕便和他妈一径到莺儿前，陪笑说：“方才言语冒撞了，姑娘莫嗔莫怪，特来陪罪。”莺儿忙笑让坐，又倒茶。他娘儿两个说有事，便作辞回来。忽见蕊官赶出叫：“妈妈姐姐，略站一站。”一面走上来，递

了一个纸包给他们，说是蔷薇硝，带与芳官去擦脸。春燕笑道：“你们也太小气了，还怕那里没这个给他，巴巴的又弄一包给他去。”蕊官道：“他是他的，我送的是我的。好姐姐，千万带回去罢。”春燕只得接了。娘儿两个回来，正值贾环贾琮二人来问候宝玉，也才进去。春燕便向他娘说：“只我进去罢，你老不用去。”他娘听了。自此便百依百随的，不敢倔强了。

春燕进来，宝玉知道回复，便先点头。春燕知意，便不再说一语，略站了一站，便转身出来，使眼色给芳官。芳官出来，春燕方悄悄的说给他蕊官之事，并与了他硝。宝玉并无与琮环可谈之语，因笑问芳官手里是什么。芳官便忙递与宝玉瞧，又说是擦春癣的蔷薇硝。宝玉笑道：“难为他想得到。”贾环听了，便伸着头瞧了一瞧，又闻得一股清香，便弯着腰向靴桶内掏出一张纸来托着，笑说：“好哥哥，给我一半儿。”宝玉只得要给他。芳官心中因是蕊官之赠，不肯与别人，连忙拦住，笑说道：“别动这个，我另拿些来。”宝玉会意，忙笑道：“且包上拿去。”

芳官接了这个，自去收好，便从奁中去寻自己常使的。启奁看时，盒内已空，心中疑惑，早起还剩了些，如何就没了？因问时，人都说不知。麝月便说：“这会子且忙着问这个，不过是这屋里人一时短了使了。你不管拿些什么给他们，他们那里看得出来？快打发他们去了，咱们好吃饭。”芳官听了，便将些茉莉粉包了一包拿来。贾环见了就伸手来接。芳官便忙向炕上一掷。贾环只得向炕上拾了，揣在怀内，方作辞而去。

原来贾政不在家，且王夫人等又不在家，贾环连日也便装病逃学。如今得了硝，兴兴头头来找彩云。正值彩云和赵姨娘闲谈，贾环嘻嘻的向彩云道：“我也得了一包好的，送你擦脸。你常说，蔷薇硝擦癣，比外头买的银硝强。你看看，可是这个不是？”彩云打开一看，嗤的一声笑说道：“你是和谁要来的？”贾环便将方才之事说了一遍。彩云笑道：“这是他们哄你这乡老呢。这不是硝，这是茉莉粉。”贾环看了一看，果

见比先的带些红色，闻闻也是喷香，因笑道：“这是好的，硝粉一样，留着擦罢，横竖比外头买的高就好。”彩云只得收了。

赵姨娘便说：“有好的给你！谁叫你要去了，怎么怨他们要你！依我，拿了去照脸摔给他去，趁着这会子撞丧的撞丧去了，挺床的挺床，吵一出子，大家别心净，也算是报仇。莫不是两个月之后，还找出这个碴儿来问你不成？就问你，你也有话说。宝玉是哥哥，不敢冲撞他罢了。难道他屋里的猫儿狗儿，也不敢去问问？”贾环听说，便低了头。彩云忙说：“这又何苦生事，不管怎样，忍耐些罢了。”赵姨娘道：“你也别管，横竖与你无干。趁着抓住了理，骂给那些浪淫妇们一顿也是好的。”又指贾环道：“呸！你这下流没刚性的，也只好受这些毛丫头的！平白我说你一句儿，或无心中错拿了一件东西给你，你倒会扭头暴筋瞪着眼撒摔我。这会子被那起屁崽子耍弄也罢了，你明儿还想这些家里人怕你呢。你没有屁本事，我也替你羞死了。”

贾环听了，不免又愧又急，又不敢去，只摔手说道：“你这么会说，你又不肯去，支使了我去闹。倘或往学里告去捱了打，你敢自不疼呢？遭遭儿调唆了我闹去，闹出了事来，我捱了打骂，你一般也低了头。这会子又调唆我和毛丫头们去闹。你不怕三姐姐，你敢去，我就服你。”只这一句话，便戳了他娘的心，便喊说：“我肠子里爬出来的，我再怕起来！这屋里越发有活的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拿了那包儿，便飞也似往园中去。彩云死劝不住，只得躲入别房。贾环便也躲出仪门，自去顽去了。

赵姨娘直进园子，正是一头火，顶头正遇见藕官的干娘夏婆子走来。见赵姨娘气的眼红面青的走来，因问：“姨奶奶那去？”赵姨娘又说：“你瞧瞧，这屋里连两三日进来的唱戏的小粉头们，都三般两样掂人的分量放小菜碟儿了。若是别一个，我还不恼，若叫这些小媚妇捉弄了，还成个什么！”夏婆子听了，正中己怀，忙问因何。赵姨娘悉将芳官以粉作硝轻侮贾环之事说了。夏婆子道：“我的奶奶，你今日才知道，这算什么事。连昨日这个地方他们私自烧纸钱，宝玉还拦到头里。

人家还没拿进个什么儿来，就说使不得，不干不净的东西忌讳。这烧纸倒不忌讳？你老想一想，这屋里除了太太，谁还大似你？你老自己撑不起来；但凡撑起来的，谁还不怕你老人家？如今我想，趁这几个小粉头儿恰不是正头货，得罪了他们也有限的，快把这两件事抓着理扎个筏子，我帮着作证见，你老把威风抖一抖，以后也好争别的礼。便是奶奶姑娘们，也不好为那起小粉头子说你老人家的不是的。”赵姨娘听了这话，益发有理，便说：“烧纸的事不知道，你却细细的告诉我。”夏婆子便将前事一一的说了，又说：“你只管说去。倘或闹起，还有我们帮着你呢。”赵姨娘听了越发得了意，仗着胆子便一径到了怡红院中。

可巧宝玉往黛玉那里去了。芳官正和袭人等吃饭，见赵姨娘来了，便都起身笑让：“姨奶奶吃饭，有什么事这么忙？”赵姨娘也不答话，走上来便将粉照着芳官脸上撒来，指着芳官骂道：“小娼妇养的！你是我们家银子钱买来学戏的，不过娼妇粉头之流！我家里下三等奴才也比你高贵些，你都会看人下菜碟儿。宝玉要给东西，你拦在头里，莫不是要了你的了？拿这个哄他，你只当他不认得呢！好不好，他们是手足，都是一样的主子，那里有你小看他的！”

芳官那里禁得住这话，一行哭，一行说：“没了硝我才把这个给他的。要说没了，又恐他不信，难道这不是好的？我就学戏，也没在外头唱去。我一个女孩儿家，知道什么是粉头面头的！姨奶奶犯不着来骂我，我又不是姨奶奶家买的。‘梅香拜把子——都是奴儿’罢咧！这是何苦来呢！”袭人忙拉他说：“休胡说！”赵姨娘气的发怔便上来打了两个耳刮子。袭人等忙上来拉劝，说：“姨奶奶别和他小孩子一般见识，等我们说他。”芳官捱了两下打，那里肯依？便打滚撒泼的哭闹起来，口内便说：“你打得起我么？你照照那模样儿再动手！我叫你打了去，也不用活着了！”撞在他怀里叫他打。众人一面劝，一面拉。晴雯悄拉袭人说：“别管他们，让他们闹去，看怎么开交！如今乱为王了，什么你也来打，我也来打，都这样起来还了得呢！”

外头跟着赵姨娘来的一千人听见如此，心中各各称愿，都念佛说：“也有今日！”又有那一千怀怨的老婆子见打了芳官，也都称愿。

当下藕官蕊官等正在一处顽耍，湘云的大花面葵官，宝琴的豆官，两个闻了此信，慌忙找着他两个说：“芳官被人欺侮，咱们也没趣儿，须得大家破着大闹一场，方争过气来。”四人终是小孩子心性，只顾他们情分上义愤，便不顾别的，一齐跑入怡红院中。豆官先就照着赵姨娘撞了一头，几乎不曾将赵姨娘撞了一跤。那三个也便拥上来，放声大哭，手撕头撞，把个赵姨娘裹住。晴雯等一面笑，一面假意去拉。急的袭人拉起这个，又跑了那个，口内只说：“你们要死啊！有委曲只管好说，这没道理，还了得了！”赵姨娘反没了主意，只好乱骂。蕊官藕官两个一边一个，抱住左右手；葵官豆官前后头顶住。四人只说：“你打死我们四个才算！”芳官直挺挺躺在地下，哭得死过去。

正没开交，谁知晴雯早遣春燕回了探春。当下尤氏、李纨、探春三人带着平儿与众媳妇走来，将四个喝住。问起原故，赵姨娘便气的瞪着眼粗了筋，一五一十说个不清。尤李两个不答言，只喝禁他四人。探春便叹气说：“这是什么大事，姨娘太肯动气了！我正有一句话要请姨娘商议，怪道丫头说不知在那里，原来在这里生气呢，快同我来。”尤氏李氏都笑说：“姨娘请到厅上来，咱们商量。”

赵姨娘无法，只得同他三人出来，口内犹说长说短。探春便说：“那些小丫头们原是一些顽意儿，喜欢呢，和他说说笑笑；不喜欢，可以不理他就是了。便他不好了，也如同猫儿狗儿抓咬了一下子，可怨就怨，不怨时也只该叫了管家媳妇们去说给他去责罚，何苦自己不尊重，大吆小喝失了体统。你瞧周姨娘，怎不见人欺他，他也不寻人去。我劝姨娘且回房去煞煞性儿，别听那些混账人调唆，惹人笑话自己呆，白给人家做活。心里有二十分气，也忍耐这几天，等太太回来自然料理。”一席话说得赵姨娘闭口无言，只得回房去了。

这里探春气的和尤氏李纨说：“这么大年纪，行出来的事总不叫人

敬服。这是什么意思，值得吵一吵，并不留体统，耳朵又软，心里又没有计算。这又是那起没脸面的奴才们调唆的，作弄出个呆人替他们出气。”越想越气，因命人查是谁调唆的。媳妇们只得答应着，出来相视而笑，都说是“大海里那里寻针去”？只得将赵姨娘的人并园中唤来盘诘，都说不知道。众人没法，只得回探春：“一时难查，慢慢的访。凡有口舌不妥的，一总来回责罚。”

探春气渐渐平服，方罢。可巧艾官便悄悄的回探春说：“都是夏妈和芳官素日不对，每每的造言生事。前儿赖藕官烧纸，幸亏是宝玉叫他烧的，宝玉自己应了，他才没话说。今儿我与姑娘送手帕去，看见他和姨奶奶在一处说了半天，嘁嘁喳喳的，见了我才走开了。”探春听了，虽知情弊，亦料定他们皆是一党，本皆淘气异常，便只答应，也不肯据此为实。

谁知夏婆子的外孙女儿蝉姐儿便是探春处当役的，时常与房中丫头们买东西，众女孩儿都和他好。这日饭后，探春正上厅理事，翠墨在家看屋子，因命小蝉出去叫小幺儿买糕去。小蝉便笑说：“我才扫了个大院子，腰腿生疼的，你叫别人去罢。”翠墨笑说：“我又叫谁去？你趁早儿去，我告诉你一句好话，你到后门顺路告诉你老娘防着些儿。”说着，便将艾官告他老娘话告诉了他。小蝉听说，忙接了钱道：“这个小蹄子也要捉弄人，等我告诉去。”说着，便起身出来。至后门边，只见厨房内此刻正闲之时，都坐在台阶上说闲话呢，夏婆亦在其内。小蝉使命一个婆子出去买糕。他且一行骂，一行说，将方才的话告诉夏婆子。夏婆子听了，又气又怕，便欲去找艾官问他，又欲往探春前去诉冤。蝉儿忙拦住说：“你老人家去怎么说呢？这话怎得知道的，可又叨登不好了。说给你老防着就是了，那里忙到这一时儿。”

正说着，忽见芳官走来，扒着院门，笑向厨房中柳家媳妇说道：“柳嫂子，宝二爷说了：晚饭的素菜要一样凉凉的酸酸的东西，只别搁上香油弄腻了。”柳家的笑道：“知道。今儿怎么又打发你来了告诉这一

句要紧的话呢？你不嫌脏，进来逛逛。”芳官才进来，忽有一个婆子手里托了一碟糕来。芳官便戏道：“谁买的热糕？我先尝一块儿。”小蝉一手接了道：“这是人家买的，你们还稀罕这个。”柳家的见了，忙笑道：“芳姑娘，你爱吃这个？我这里有才买下给你姐姐吃的，他没有吃，还收在那里，干干净净没动呢。”说着，便拿了一碟出来，递与芳官，又说：“你等我进去替你炖口好茶来。”一面进去，现通开火炖茶。芳官便拿着热糕，举到蝉儿脸上说：“稀罕吃你那糕，这个不是糕不成？我不过说着顽罢了，你给我磕头，我也不吃。”说着，便将手内的糕一块一块的掰了，掷着打雀儿顽，口内笑说：“柳嫂子，你别心疼，我回来买二斤给你。”小蝉气的怔怔的，瞅着说道：“雷公老爷也有眼睛，怎么不打这作孽的人！”众人都说道：“姑娘们罢呀，天天见了就咕唧。”有几个伶俐的，见了他们拌起嘴来了，怕又生事，都拿起脚来各自走开了。当下小蝉也不敢十分说他，一面咕嘟着去了。

这里柳家的见人散了，忙出来和芳官说：“前儿那话儿说了不曾？”芳官道：“说了。等一二日再提这事。偏那赵不死的又和我闹了一场。前儿那玫瑰露姐姐吃了不曾，他到底可好些？”柳家的道：“可不都吃了。他爱的什么似的，又不好问你再要。”芳官道：“不值什么，等我再要些来给他就是了。”

原来这柳家的有个女儿，今年才十六岁，虽是厨役之女，却生的人物与平、袭、紫、鸳四人相类。因他排行第五，便叫他作五儿。只是素有弱疾，故没得差使。近因柳家的见宝玉房中的丫鬟差轻人多，且又闻得宝玉将来都要放他们，故如今要送到那里去应名儿。正无头路，可巧这柳家的是梨香院的差役，他最小意殷勤，伏侍得芳官一千人比别的干娘还好。芳官等待他也极好，如今便和芳官说了，央芳官去和宝玉说。宝玉虽是依允，只是近日病着，又有事，尚未说得。

前言少述，且说当下芳官回至怡红院中，回复了宝玉。宝玉正在听见赵姨娘吵闹，心中不悦，说又不是，不说又不是，只等吵完了，打听

着探春劝了他去后，方回来。劝了芳官一阵，因使他到厨房说话去。今见他回来，又说还要些玫瑰露与柳五儿吃去。宝玉忙道：“有的，我又不大吃，你都给他去罢。”说着命袭人取了出来，见瓶中亦不多，遂连瓶给了芳官。

芳官便自携了瓶与他去。正值柳家的带进他女儿来散闷，在那边犄角子一带地方儿逛了一回，便回到厨房内，正吃茶歇脚儿。芳官拿了一个五寸来高的小玻璃瓶来，迎亮照看，里面小半瓶胭脂一般的汁子，还是宝玉吃的西洋葡萄酒。母女两个忙说：“快拿旋子烫滚水，你且坐下。”芳官笑道：“就剩了这些，连瓶子都给你们罢。”五儿听了，方知是玫瑰露，忙接了，谢了又谢。

芳官又问他：“你好些？”五儿道：“今日精神些，进来逛逛。这后边一带，也没什么意思，不过是些大石头大树和房子后墙，正经好景致也没看见。”芳官道：“你为什么不往前去？”柳家的道：“我没叫他往前去。姑娘们也不认得他，倘有不对眼的人看见了，又是一番口舌。明儿托你携带他有了房头儿，怕没有人带着他逛呢，只怕逛腻了的日子还有呢。”芳官听了，笑道：“怕什么，有我呢。”柳家的忙道：“哎哟哟，我的姑娘，我们的头皮儿薄，比不得你们。”说着，又倒了茶来。芳官那里吃这茶，只漱了一口就走了。柳家的说道：“我这里占着手呢，五丫头送送。”

五儿便送出来，因见无人，又拉着芳官说道：“我的话到底说了没有？”芳官笑道：“难道哄你不成？我听见屋里正经还少两个人的窝儿，并没补上。一个是小红的，琏二奶奶要去还没给人来；一个是坠儿的，也没补。如今要你一个也不算过分。皆因平儿每每的和袭人说：‘凡有动人动钱的事，得挨的且挨一日，如今三姑娘正要拿人扎筏子呢。’连他屋里的事都驳了两三件，如今正要寻我们屋里的事没寻着，何苦来往网里碰去？倘或说些话驳了，那时老了，倒难再回转。不如等冷一冷，老太太、太太心闲了，凭是天大的事先和老的儿一说，没有不成的。”

五儿道：“虽如此说，我却性儿急，等不得了。趁如今挑上了，头宗给我妈争口气，也不枉养我一场；二则我添上月钱，家里又从容些；三则我开一开心，只怕这病就好了。便是请大夫吃药，也省了家里的钱。”芳官道：“我都知道的，你只放心。”二人别过，芳官自去不提。

单表五儿回来，与他娘深谢芳官之情。他娘因说：“再不承望得了这些东西，虽然是个珍贵物儿，却是吃多了也动热。竟把这个倒些送个人去，也是个大情。”五儿问：“送谁？”他娘道：“送你舅舅的儿子，昨日热病，也想这些东西吃。如今我倒半盏与他去。”五儿听了，半日没言语，随他妈倒了半盏子去，将剩的连瓶便放在家伙厨内。五儿冷笑道：“依我说，竟不给他也罢了。倘或有人盘问起来，倒又是一场是非。”他娘道：“那里怕起这些来，还了得。我们辛辛苦苦的，里头赚些东西，也是应当的。难道是贼偷的不成？”说着，不听，一径去了，直至外边他哥哥家中。他侄儿正躺着，一见这个，他哥哥嫂子侄儿无不欢喜。现从井上取了凉水，和吃了一碗，心中爽快，头目清凉。剩的半盏，用纸覆着，放在桌上。

可巧又有家中几个小厮同他侄儿素日相好的伴儿，走来看他的病。内中有一叫做钱槐，是赵姨娘之内亲。他父母现在库上管账，他本身又派跟贾环上学。因他手头宽裕，尚未娶亲，素日看上了柳家的五儿标致，一心和父母说了，欲娶他为妻。也曾托央媒人再四求告。柳家却也情愿，争奈五儿执意不从，虽未明言，却已中止，他父母未敢应允。近日又想往园内去，越发将此事丢开，只等三五年后放出来，自向外边择婿了。钱家中人见他如此，也就罢了。怎奈钱槐不得五儿，心中又气又愧，发恨定要弄取成配方了此愿。今也同人来瞻望柳氏的侄儿，不期柳家的在内。

柳家的忽见一群人来了，内中有钱槐，便推说不得闲，起身便走了。他哥嫂忙说：“姑娘怎么不吃茶就走？倒难为姑妈记挂。”柳家的因笑道：“只怕里面传饭，再闲了出来瞧侄儿罢。”他嫂子因向抽屉内取了一个纸包出来，拿在手内送了柳家的出来，至墙角边递与柳家的，又

笑道：“这是你哥哥昨儿在门上该班儿，谁知这五日的班儿，竟偏冷淡，一个外财没发。只有昨儿有粤东的官儿来拜，送了上头两小簋子茯苓霜。除外给了门上人一簋作门礼，你哥哥分了些。昨儿晚上，我打开看了看，怪俊，雪白。说拿人奶和了，每日早起吃一钟，最补人的；没人奶就用牛奶；再不得，就是滚白水也好。我们想着，正是外甥女儿吃得。上半日打发小丫头子送了家去的，他说锁着门，连外甥女儿也进去了。本来我要瞧瞧他去，给他带了去的，又想着主子们不在家，各处严紧，我又没什么差使，跑什么呢？况且这两日风闻得里头家反作乱的，倘或沾带了，倒值多了。姑娘来的正好，亲自带去罢。”

柳氏道了生受，作别回来。刚到了角门前，只见一个小幺儿笑道：“你老人家那里去了？里头三次两趟叫人传呢，叫我们三四个人各处都找到了，你老人家从那里来了？这条路又不是家去的路，我倒疑心起来了。”那柳家的笑骂道：“好猴儿崽子，也合我胡说起来了，回来问你。”要知端的，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一回

投鼠忌器宝玉瞒赃

判冤决狱平儿行权



话说那柳家听了这小幺儿一席话，笑道：“好猴儿崽子，你亲婶子找野老儿去了，你岂不多得一个叔叔，有什么疑的！不要讨我把你头上的钗子盖揪下来！还不开门让我进去呢。”这小厮且不推门，且拉着，

笑说：“好婶子，你这一进去，好歹偷些杏子出来赏我吃。我这里老等。你若忘了，日后半夜三更打酒买油的，我不给你老人家开门，也不答应你，随你干叫去。”

柳氏啐道：“发了昏的，今年不比往年，把这些东西都分给了众妈妈们。一个个像抓破了脸的，人打树底下一过，两眼就像那鷓鴣似的，还动他的果子！可是你舅母姨娘两三个亲戚都管着，怎不和他们要的，倒和我来要。这可是‘仓老鼠和老鸱去借粮——守着的没有，飞着的有’。”

小厮笑道：“哎哟哟，没有罢了，说上这些闲话！我看你老从今以后就用不着我了？就是姐姐有了好地方，将来更呼唤着的日子多，只要我们多答应他些就有了。”柳氏听了，笑道：“你这个小猴精，又捣鬼了，你姐姐有什么好地方了？”那小厮笑道：“别哄我了，早已知道了。单是你们有内线，难道我们就没有内线不成？我虽在这里听差，里头却也有两个姊妹成个体统的，什么事瞒了我们！”

正说着，只听门内又有老婆子向外叫：“小猴儿，快传你柳婶子去罢，再不来可就误了。”柳家的听了，不顾和小厮说话，忙推门进去，笑说：“不必忙，我来了。”一面来至厨房，——虽有几个同伴的人，他们都不敢自专，单等他来调停分派——一面问众人：“五丫头那去了？”众人都说：“才往茶房里找他们姊妹去了。”

柳家的听了，便将茯苓霜搁起，且按着房头分派菜馐。忽见迎春房里小丫头莲花儿走来说：“司棋姐姐说了，要碗鸡蛋，炖的嫩嫩的。”柳家的道：“就是这一样儿尊贵。不知怎么，今年鸡蛋短的很，十个钱一个还找不出来。昨儿上头给亲戚家送粥米去，四五个买办出去，好不容易才凑了二千个来。我那里找去？你说给他，改日吃罢。”莲花儿道：“前儿要吃豆腐，你弄了些馊的，叫他说了我一顿。今儿要鸡蛋又没有了。什么好东西，我就不信连鸡蛋都没有了，别叫我翻出来。”一面说，一面真个走来，揭起菜箱一看，只见里面果有十来个鸡蛋，说道：“这不

是？你就这么利害！吃的是主子的，我们的分例，你为什么心疼？又不是你下的蛋，怕人吃了。”

柳家的忙丢了手里的活计，便上来说道：“你少满嘴里浑噁！你娘才下蛋呢！通共留下这几个，预备菜上的浇头。姑娘们先要，还不肯做上去呢，预备接急的。你们吃了，倘或一声要起来，没有好的，连鸡蛋都没了。你们深宅大院，水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只知鸡蛋是平常物件，那里知道外头买卖的行市呢。别说这个，有一年连草根子还没了的日子还有呢。我劝他们，细米白饭，每日肥鸡大鸭子，将就些儿也罢了。吃腻了肠子，天天又闹起故事来了。鸡蛋、豆腐，又是什么面筋、酱萝卜炸儿，敢自倒换口味。只是我又不是答应你们的，一处要一样，就是十来样。我倒不要伺候头层主子，只预备你们二层主子了。”莲花听了，便红了脸，喊道：“谁天天要你什么来？你说上这两车子话！叫你来，不是为便宜却为什么？前日春燕来，说‘晴雯姐姐要吃芦蒿’，你怎么忙的还问肉炒鸡炒？春燕说‘荤的因不好才另叫你炒个面筋的，少搁油才好’。你忙的倒说‘自己发昏’，赶着洗手炒了，狗颠儿似的亲捧了去。今儿反倒拿我作筏子，说我给众人听。”

柳家的忙道：“阿弥陀佛！这些人眼见的。不要说前日一次，就从旧年以来，凡各房里偶然间不论姑娘姐儿们要添一样半样，谁不是先拿了钱来，另买另添。有的没的，名声好听。算着连姑娘带姐儿们四五十人，一日也只管要两只鸡、两只鸭子、十来斤肉、一吊钱的菜蔬。你们算算，够做什么的？连本项两顿饭还撑持不住，还搁的住这个点这样，那个点那样，买来的又不吃，又要买别的去。既这样，不如回了太太，多添些分例，也像大厨房里预备老太太的饭，把天下所有的菜蔬用水牌写了，天天转着吃，吃到一个月现算倒好。连前日三姑娘和宝姑娘偶然商议了要吃个油盐炒菜芽儿来，现打发个姐儿拿着五百钱给我，我倒笑起来了，说：‘二位姑娘就是大肚子弥勒佛，也吃不了五百钱的。这三二十个钱的事，还预备的起。’赶着我送回钱去，到底不收，说赏我

打酒吃，又说：‘如今厨房在里头，保不住屋里的人不去叨登，一盐一酱，那不是钱买的。你不给又不好，给了你又没得赔。你拿着这个钱，全当还了他们素日叨登的东西窝儿。’这就是明白体下的姑娘，我们心里只替他念佛。没的赵姨奶奶听了又气不忿，又说太便宜了我，隔不了十天，也打发个小丫头子来寻这样寻那样，我倒好笑起来。你们竟成了例，不是这个，就是那个，我那里有这些赔的？”

正乱时，只见司棋又打发人来催莲花儿，说他：“死在这里了，怎么就不回去？”莲花儿赌气回去，便添了一篇话，告诉了司棋。司棋听了，不免心头起火。忙吩咐小丫头子：“在这里伺候，倘或姑娘叫着，便答应一声，说我就来，不必提此事。”一面说着，便带了两个小丫头走来，见了许多人正吃饭，见他来的势头不好，都忙起身陪笑让坐。司棋便喝命小丫头子动手：“凡箱柜所有的菜蔬，只管丢出来喂狗，大家赚不成。”小丫头子们巴不得一声，七手八脚抢上去，一顿乱翻乱搅。众人一面拉劝，一面央告司棋说：“姑娘不要误听了那小孩子的话。柳嫂子有八个头，也不敢得罪姑娘。说鸡蛋难买是真。我们才也说他不知好歹，凭是什么东西，也少不得变法儿去。他已经悟过来了，连忙蒸上了。姑娘不信瞧那火上。”

司棋被众人一顿好言，方将气劝的渐平。小丫头们也没得摔完东西，便拉开了。司棋连说带骂，闹了一回，方被众人劝去。柳家的只好摔碗丢盘自己咕嘟了一回，蒸出一碗蛋令人送去。司棋全泼了地下。那人回来也不敢说，恐又生事。

柳家的打发他女儿喝了一碗汤，吃了半碗粥，又将茯苓霜一节说了。五儿听罢，便心下要分些赠芳官，遂用纸包了一半，趁黄昏人稀之时，自己花遮柳隐的来找芳官。且喜无人盘问，一径到了怡红院中门首，不好进去，只在一簇玫瑰花前站立，远远的望着。有一盏茶时，可巧春燕出来，忙上前叫住。春燕不知是那一个，至跟前方看真切，因问做什么。五儿笑道：“你叫出芳官来，我和他说话。”春燕悄笑道：“姐

